

烟囱下的孩子

常新港 / 著 马 玉 / 插画



红鸟

中文原创系列

- 汇集当代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各种风格的原创精品
- 短小适读，精彩好看，一口气读完，一辈子不忘





中文原创系列

弯弯 / 张之路

阁楼上的精灵 / 汤素兰

草地牧羊犬 / 黑鹤

我是白痴 / 王淑芬

乌凤和赤莲 / 沈石溪

想当海盗的兔子 / 张秋生

奔跑的女孩 / 彭学军

烟囱下的孩子 / 常新港

小绿人 / 班马

轮子上的麦小麦 / 殷健灵

你是我的妹 / 彭学军

俄罗斯娃娃的秘密 / 程玮

铁猫咔咔 / 金波

黑帽子 / 曹文轩

一群生命力旺盛、又百无聊赖的孩子，在北国漫长的冬日里，尽情地挥洒自己的快乐、忧伤、友爱和寂寞；那个烧锅炉的浑身脏兮兮的“老油条”，卑微而又善良，为了一个朴素的理想，他努力地爬到一个好高好高的地方，最后……；一匹巨大的顿河马失去了它的奔跑与荒原，每天拉着大炮，去一个聚集了很多人的地方开会，终于，它无法再忍受这样的日子，愤然冲出会场，永远消失在了雪原的尽头……

这一切，都在那座挂满喇叭的大烟囱默然注视下发生着，成了孩子们成长中一段抹不去的记忆。



ISBN 978-7-5391-5993-5



9 787539 159935 >

定价：14.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囱下的孩子 / 常新港 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11

(彩乌鸦中文原创系列)

ISBN 978-7-5391-5993-5

I.①烟… II.①常… III.①儿童文学-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6085号

烟囱下的孩子 / 常新港 著

责任编辑 彭学军 魏钢强

装帧设计 魏钢强

插 画 马 玉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华商务联合印刷(广东)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册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3.75

字 数 63.3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5993-5

定 价 1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常新港 1957年10月出生于天津新港。现在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出版长篇小说《青春的荒草地》、《空气是免费的》及小说集《麻雀不唱》、《十八场青春雨》等五十余部。获第一届、第二届、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1994年度庄重文文学奖,第六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图书奖等多种奖项。作品译介到韩国和日本。长篇小说《土鸡的冒险》被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评为2008年优秀图书。

烟囱下的孩子

常新港 著

马 玉 插画

目 录

1. 猜烟囱	7
2. 漂亮猪	17
3. 猪瘟	23
4. “黑书”和鬼头	30
5. 鞭子腰带	38
6. 让顿河马开会	49
7. 扑向荒原	56
8. 学校播音员	65
9. 我要爸爸!	77
10. 猪大油	90
11. 瘸腿座钟	95
12. 瞎编的作文得了“优”	101
13. 跟孟老师的一次严肃谈话	105
14. 假的真的	109
15. “黑书”的收藏者	114

1. 猜 烟 囱

冬天好玩的东西不多。那时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游戏,只有广播,所以,我们反对这个世界。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是力子,另一个是砖头。这个寒假,我们三个就像浸在一个缸里的咸菜,天天泡在一起,泡尽青绿,泡掉漫长的冬天。

我们十二岁的年龄,天天站在农场的广场上看着高高的烟囱发呆。



这座烟囱有多高？我们认真猜过很多次了。我说有二十五米。砖头骂我：“你什么眼睛啊？你长的是肚脐眼。这烟囱肯定有五十米！”

力子看了一眼砖头，突然说道：“什么五十米？我看它有一百米！你的眼睛糊上鸡屎了？”力子是故意把烟囱的高度成倍地胡说，他是在灭砖头的霸道。

砖头不傻，完全听得出来：“你的眼睛没糊鸡屎，你说烟囱有多高？”

力子说：“我听烧锅炉的油条讲，这烟囱是二十七米，听好了，二十七米！”

有证人，有准确数字，很有说服力。我嘿嘿笑起来。砖头一见我笑，就有气：“老油条怎么能知道这烟囱有二十七米？”

力子说：“老油条爬上烟囱，用绳子量过！”

从那时起，我一见到身上总是油脂麻花的老油条，就觉得他可爱。人们怎么骂他脏，嘲讽他娶不上媳妇，没有一个女人要他，我还是觉得老油条可爱。

这一年，有人说老油条二十七岁，也有人说他三十七岁了。反正，我们觉得他已经很老很老了。老油条自己也觉得自己很老很老了。

有一次，我对他说：“你把自己弄干净点！”

他揉了一下眼睛，也顺便把脸抹了一下，像是要把



我看清楚了：“你叫什么？”

我说：“他们都叫我苞米！”其实，我的大名很雅，叫凡雨声，是爸爸和妈妈琢磨了半年起的。我还待在妈肚子里时，我名字的启动仪式就已经开始了。我觉得跟老油条说“凡雨声”不太合适，还是报出我的外号跟锅炉跟大烟囱跟小山一样的煤渣子才浑然一体，有种亲切感。

果然，老油条笑着说：“苞米？苞米这名字好，油条苞米是一家啊！哪天你来我这儿，我让你洗热水澡。”

我以为老油条是客气，是玩笑话，没当回事。你想啊，一个脏兮兮的找不到女人的男人，竟然承诺让我洗热水澡！

快春节时，农场周边的男人女人都坐着拖拉机、马车，赶到老油条那里的澡堂洗澡。全农场只有这一个浴池，上午是女的洗，下午是男的洗。老油条忙起来，一车一车往锅炉外面运煤渣。这一天，老油条把自己忙成了一块黑煤疙瘩。

我也想洗澡，但是，洗澡票要花一毛钱。对我来说，有一百件比洗澡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除夕的前一天夜里，我看见我家门前站着一个黑糊糊的人，穿着一件厚厚的大衣，像在等什么人，风一刮过来，就闻到他身上的煤灰味道。我走近了才看清是老油条：“你站在这里干什么？”

老油条凑近了我的脸，问道：“是苞米吧？”

“是啊？”

“我问了好几个孩子，才知道你家在这里。”

“你找我？”

“找你洗热水澡去！”

跟着老油条去了锅炉房，才知道锅炉工都有一个不

足两米的小洗澡池子。那里面已经注满了热水，腾腾的白色热气，把锅炉房灌满了，看不见人。热气朝上走，我和老油条只有蹲下身子说话，才能看清对方的五官。

那是我长这么大，洗得时间最长、洗得最干净的一次澡。我问老油条：“你洗澡这么方便，为什么还把自己搞得这么脏？”

我看见老油条用大铁钩子捅着锅炉里的红红的煤块，回头说了一句：“没兴趣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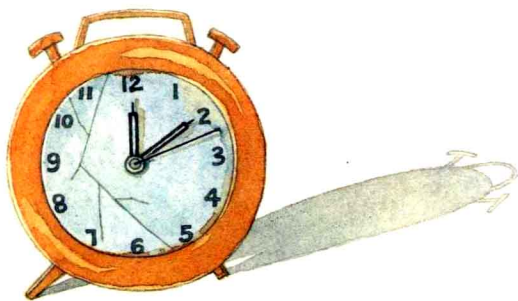
我说：“不洗澡哪里找得到媳妇？”

“洗了澡也找不到媳妇。”

“洗干净了就能找到媳妇了。”

老油条笑了，又给我的池子里加了些热水。

这个澡，我一直洗到除夕的零点十分。老油条看了看摆在窗台上的一个瘸腿的小座钟，对我说：“你这个澡，整整洗了一年啊！”



我很满足。我盯着窗台上的瘸腿座钟问老油条：“它多大了？”

“跟我年龄一样大。”

“我长大了，一定帮你娶个媳妇。”

老油条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得很开心：“说话算话啊！”我从水池里伸出水淋淋的一只手：“拉钩！”他不跟我拉小手指头，却一把攥住我整个的手：“我等你长大啊？”



“你到底多大了？”我想，知道老油条的年龄，就知道座钟的年龄了。

老油条想了想，很认真地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我多大了。”

大烟囱很牛。我觉得有一天我会爬上去，在高处朝南一望，肯定能看见北京；再使劲一望，就能看见非洲了。

大烟囱除了最高以外，它的腮帮子和脸蛋上——凡是属于它的五官范围内，挂满了珠宝一样的大喇叭。它的声音像夏天的雨冬天的雪一样飘下来，钻进人的耳朵里。

我从大喇叭里知道了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正在修铁路，是我们国家支援他们的。我们几个还议论，咱们给他们修铁路，他们给咱们热带水果，都是什么水果呢？为什么我们吃不到看不到呢？

力子说：“能运到北京就不错了，如果从那么远的地方运我们这儿，还不都冻了？”

有一次，突然从大喇叭里传来一个广播找人的通知：“请十六队的队长洪献礼注意，请十六队的队长洪献礼注意，你马上火速赶回十六队！你马上火速赶回十六队！你队的仓库失火！你队的仓库失火！……”

